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自然的灵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044699

10位ISBN编号：750804469X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华夏

作者：儒勒·米什莱

页数：249

字数：233000

译者：李玉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前言

我今天出版的完全是家庭的产物。
这本书，如果能称为书的话，是在我们休闲时刻、午后闲聊、冬季阅读、夏天交谈的过程中，逐渐成形的。

两个勤奋的人，在一天工作之余，自然而然要相聚，将收获放在一起，通过这夜晚的最后一餐来恢复气力。

难道可以说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合作者了吗？

如果避而不谈，就未免有失公道，违背情义了。

住在我们房檐下的燕子天天见面，都参加了交谈。

家养的红喉鸟在我周围飞旋，也投进了悦耳的音符，有时夜莺举行隆重的音乐会，暂时打断了这种谈话。

岁月沉重，生活、工作亦然，我们时代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们生活的知识界四分五裂，还没有什么来替代。

历史通过艰巨的劳作，把教育视为消遣，这种教育就是友爱。

劳作的间歇则只有寂静。

如果不是向大自然，那又该向谁寻求休息，重振精神呢？

强大的十八世纪身负千年的战斗，在歇息时就躺在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 的可爱而慰人的书上（尽管科学含量不高）。

书的结尾引用了拉蒙这句感人的话：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涕泪涟涟，有多少损失无法挽回啊！”

我们尽管也有所丧失，但仍有所求，而不是独自垂泪，也不是安抚受伤的心。

我们要寻求一种补药，以便往前行进，寻求一眼永不干涸的泉水、一股新的力量和一双高飞的翅膀！

李重光教授曾说过，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音乐。

我在给家长和幼儿园教师讲课时也说过，音乐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天赋，但这种天赋就像埋在地下的宝藏一样，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才能把它“发掘”出来。

这种发掘工作就是音乐教育。

科学研究表明，3-5岁是一个人发展音乐能力的关键时期。

如何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音乐教育，便成了家长和老师经常议论的话题。

根据对许多孩子的跟踪调查，并总结音乐教师们的经验教训，我得出如下结论：要想使孩子们在音乐上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让他们的音乐能力发展得更快一些，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——家长或幼儿园教师必须要懂得点音乐。

本书就是为家长、幼儿园教师和三到五岁的孩子们写的。

基于读者对象的考虑，本书尽量采用既通俗易懂又不失科学规范的语言来阐述音乐道理。

在内容的编排上紧紧围绕音符、音阶、节拍、节奏和自然大、小调的学习，以视唱为主线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地把识谱、听音、模唱和节拍节奏训练等融入其中，同时选编了中外一百多首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歌曲作练习用。

本书作为一种音乐入门的基训教材，同时又是作者多年从事乐理教学的一种总结，甚至有些语言本身就是作者讲课时所说的话，所以难免有些不到之处，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内容概要

本书包括《飞鸟》和《大海》两部分。

鸟儿是神圣的族类，是上天派来保护人类生命的使者。

鸟类给大自然增添无限的生机，向人类昭示着许多道理。

海洋动物世界是最奇妙的世界，向我们演绎着一幕幕梦幻般的场景。

作者观察自然界的这种无比欣喜的眼光，对待飞鸟和海中生物的这种无限温情的博爱，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能给人以深深的震撼。

这是作者代表人类对大自然灵魂的第一次礼赞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作者简介

儒勒·米什莱（Jules Michelet, 1798 - 1874）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，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越，被学术界称为“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”。他以文学风格的语言来撰写历史著作，令人读来兴趣盎然；他以历史学家的渊博来写作散文，情理交融，曲尽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书籍目录

灵魂的礼赞 鸟儿 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（代序） 卵 极地 翅膀 翅膀初试 翅膀的胜利 岸边
美洲的养鹭场 战斗 净化 死亡 阳光 暴雨和冬天 迁移 温带地区的和谐 鸟类 劳动 鸣
唱 鸟巢 鸟城 训练 夜莺 夜莺续篇 结论大海 岸边观海 沙滩、石滩和悬崖 沙滩、石滩和
悬崖续篇 水圈、火圈——河流与大海 海洋的脉搏 风暴 一八五九年十月的风暴 灯塔 繁殖力
奶之海 粒子 血之花 世界的创建者 鱼 鲸 美人鱼 万国的新生活名家评论米什莱生平和创
作年表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章节摘录

鸟儿 献给米什莱夫人 我将你的东西题赠给你： 《鸟儿》 《昆虫》 《大海》
这三本书是家庭和我们夜晚温柔谈话的产物。

完全是受你启发写成的，没有你，我还会一直在我的耕田上，沿着人类历史的崎岖道路走下去。
完全是你酝酿准备的，我从你手中接过这大自然的丰收。

也是你为之剪彩的，你将祝福它们的神圣之花放到终点。

儒勒·米什莱 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（代序） 我今天出版的完全是家庭的产物。

这本书，如果能称为书的话，是在我们休闲时刻、午后闲聊、冬季阅读、夏天交谈的过程中，逐渐成形的。

两个勤奋的人，在一天工作之余，自然而然要相聚，将收获放在一起，通过这夜晚的最后一餐来恢复气力。

难道可以说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合作者了吗？

如果避而不谈，就未免有失公道，违背情义了。

住在我们房檐下的燕子天天见面，都参加了交谈。

家养的红喉鸟在我周围飞旋，也投进了悦耳的音符，有时夜莺举行隆重的音乐会，暂时打断了这种谈话。

岁月沉重，生活、工作亦然，我们时代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我们生活的知识界四分五裂，还没有什么来替代。

历史通过艰巨的劳作，把教育视为消遣，这种教育就是友爱。

劳作的间歇则只有寂静。

如果不是向大自然，那又该向谁寻求休息，重振精神呢？

强大的十八世纪身负千年的战斗，在歇息时就躺在贝尔纳丹·德·圣比埃尔的可爱而慰人的书上（尽管科学含量不高）。

书的结尾引用了拉蒙这句感人的话：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涕泪涟涟，有多少损失无法挽回啊！

……” 我们尽管也有所丧失，但仍有所求，而不是独自垂泪，也不是安抚受伤的心。

我们要寻求一种补药，以便往前行进，寻求一眼永不干涸的泉水、一股新的力量和一双高飞的翅膀！

这样的作品，不管是哪一部，应像任何真正的生物那样，至少具有新生的特点。

它是在温暖的孵化中慢慢形成的，而且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则，才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

两颗灵魂孵化它，一颗可以说生于自然，始终保留其香气和味道。

另一颗则阻遏在人类历史的艰险路上，始终处于断绝自然营养的境地，因而更趋向大自然。

历史绝不会放掉它的人。

谁只要喝过这种苦涩的烈酒，就要一直喝到离世。

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也从未离开过。

我写九三年，终日履行这最后的职责，走在荆棘中。

晚上则听听博物学家或旅行家温和的叙述。

我聆听并赞赏，至少容纳了这些，但我还不能静下心来，走出我的思绪，总不肯将我的忧思和风雨掺进这种纯净的生活中。

我并不是对这些英勇的人的伟大传说无动于衷，他们的工作和旅行为人类作出了许多贡献。

我在历史中讲述祖国的伟大公民，同世界这些公民是近亲。

而我本人，早在自然科学中，就衷心地颂扬了法国大革命；那是拉马克和若弗瓦·圣蒂莱尔的时代，他们在方法上极富成效，给所有科学增添了巨大活力。

我又在他们合法的儿子身上，在继承他们精神的精干的孩子身上找到他们，该有多么高兴啊！

首先要举出《鸟世界》的作者，他又可爱又独特，如果不是最为风趣的，也早就应该称为最有实力的一位博物学家。

这一点我还要不止一次地重复，不过，在本书一开头，我就急于将第一份敬意献给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察家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那位观察家在亲眼所见方面，同威尔逊或奥杜邦一样严肃，一样专业。

他却自我毁谤，说是在这部美好的书中，“他只找个借口谈论人”。

恰恰相反，许多书页足以证明，除了类比之外，他喜爱并观察鸟本身。

正因为如此，他记述了鸟的生动的传说、有力而深刻的拟人化形象。

在图斯奈勒的笔下，某种鸟现在成为一个人，并永远是一个人了。

然而，大家要看的这本书，比起这位杰出大师的书来，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的。

绝不是对立的观点，而是并行不悖的。

本书尽量做到只以鸟论鸟，避免类比人。

除了两章之外，全书写法就好像世上只有鸟，从来没有人。

人！

我们在别处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。

在这里则相反，我们需要一个避开人世的借口，那就是古代的孤寂和荒漠。

人没有鸟无法生存，唯独鸟使人免遭昆虫和爬行动物的侵害，但是，鸟没有人却能生存。

不管有人还是没有人，鹰照样高居于阿尔卑斯山的宝座。

燕子每年也照样迁徙不误。

军舰鸟没有人观察，还照样盘旋在孤寂的大洋上。

夜莺在树林里，不必把人作为听众，会更安全，照样可以唱绝妙的赞歌。

为谁唱呢？

为它所爱的，为它的一窝雏莺，为树林，总之，也为它自己，它本身就是最知音的听者。

本书和图斯奈勒的书还有一点不同：图斯奈勒再怎么“和谐”，又是平和的傅立叶的弟子，他都丝毫没有丧失猎人的本色。

这个洛林人尚武的志向，无处不赫然表现出来。

本书则不然，是一本和平的书，写作的宗旨恰恰是憎恨狩猎。

猎取鹰和狮子倒还可以，但绝不应该猎杀弱小的动物。

我们在这里教授的内心的宗教信仰，就在于人将以和平的方式团结整个大地，并逐渐认识到，任何收养的动物，一旦进入家养的状态，或者出于天降至少能和人建立睦邻的关系，这就比宰杀对人有益百倍。

人只有认真致力于大地所期待人的事情，才会真正成其为人（在本书末尾还要谈到这一点）：动物和解并和睦共处。

“女人的梦想。

”有人会这样说。

这又有何妨？

本书掺杂几分女人的心肠，对于这种指责，我看毫无必要反驳。

我们要当作一种颂扬来接受。

耐性与和悦、温良与怜悯、孵化期的温暖，这些特性便可以培育、保存并发展一种动物。

说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个生物，那好哇！

它一定会多产，其他的会陆续出世。

我离开了我从未离开过的巴黎，这座容纳三个世界的城市，这个艺术和思想的家园。

我每天去履行职责和处理事务，但是尽快赶回家。

巴黎的喧嚣、远远传来的隆隆车马声、流产的革命的冲击和反响，都使我与自然离得更远。

到了一八五二年春天，我非常情愿地脱离了，打破了我的所有习惯；我又辛酸又高兴，关闭了我的书房，将我的书籍锁起来，我生活的这些伴侣，当初以为肯定能永远陪伴我呢。

我尽量往远走，直到南特才停下来，这里离海边不远了，城市建在山丘上，能望见布列塔尼发黄的溪流注入卢瓦尔河，同旺代的灰色水流相混。

我们安顿在乡下，房子很大，在连绵不断的雨中孤零零的，而在这个季节，西部海滩都被雨雾淹没了。

这里到海边有一段距离，受不到海盐之气的影 响，降下的大雨都是淡水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房子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，久无人居，乍一看有几分凄凉。

它虽然坐落在一处高地上，但还是相当昏暗，一面是厚厚的千金榆树篱，另一面则有参天大树和数不尽的未剪枝的樱桃树。

周围一片绿茵，溪水即使在夏季也不流淌了，整个住宅处于美妙的清凉世界。

我特别喜爱疏于管理的园子，而这座园子令我想起意大利别墅弃置不管的大葡萄园。

但这里蔬菜和千百种草木杂生，十分悦目，是那些别墅所没有的：圣约翰节的各种花草，每株草又高又壮。

樱桃林枝丫被红色果实压弯了，也给人以丰产取之不竭的印象。

这里天空潮湿而温和，草木生机勃勃，又柔美又繁茂，不像意大利那样虽美妙却流于肃穆。

尽管一座大城市近在咫尺，这里望不到一点远景，只能看见一条名叫埃德尔的小溪从山丘脚下流过，投入卢瓦尔河。

的确，这里茂盛的草木、这片原始的果林，遮住了全部视线，必须登高远眺，上到一座小钟楼，近景就尽收眼底，望见一片片树林和牧场、远处的建筑物和钟楼。

即使在小钟楼上观望，远景还是有限，城区只显露出侧影，还望不见它那条大河、岛屿、航船和商业的繁忙景象。

离这个大港口不过两步远的地方，却毫无迹象，还以为置身荒野，在布列塔尼的荒原或旺代的林间空地里。

随着节气变化，空气湿度下降，我逐渐发现这处居所的真实而严肃的性质，要比乍一看所以为的景色更为多姿多彩，更为美丽，美得动人，能逐渐沁人心脾。

地处布列塔尼的大门口，却拥有旺代的茂盛的绿荫。

我看到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粗壮的石榴树，真以为到了南方。

木兰也不像在别处所见的那样瘦弱，而是枝叶挺拔灿然，形同大树，硕大的白花满园飘香，厚厚的花蕊不知含有什么大量能穿透空气的蜜油，其香味能将你裹住，到哪里也不离散。

这回我们有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园子、一个大家庭，有无数的家务活要干，此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。

一名布列塔尼野姑娘只能帮着干些粗活。

我每周进城一趟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完全离群索居，但是这种孤寂又十分繁忙：一大早就起床，在鸟儿刚醒来的时候，甚至天还没有亮。

当然，我们几乎跟鸟儿一样，也早早睡觉。

蔬菜果实这样丰盈，又生长各种草木，因此，我们有条件养许多动物，但是只一点难处：我们喂养它们，和它们完全熟悉了，我们就不大让它们做盘中餐了。

反之，我们栽种瓜果蔬菜，却遇到一个大麻烦：幼苗还未长起来，就几乎被吃光了。

这片土地肥沃，植物丰茂，但害虫也多：有巨型贪吃的蛴螬、贪婪的昆虫。

一天早晨，我们提了一大木桶蜗牛。

次日就见不到了，仿佛一锅端了。

我们养的鸡特别勤劳。

不过，那只灵巧而谨慎的鸫更加有效得多。

它是荷兰和所有潮湿地区的杰出清理工，我们西部地区无论如何也应当蓄养！

人所共知，荷兰人对这种出色的鸟十分珍惜。

在荷兰的市场上，可以看见鸫一只腿平静地伫立着，在人群中间遐想，感到自身非常安全，如同在极僻远的荒野里。

有一件事，是确凿无疑的：荷兰农民有时不巧弄伤了自家的鸫，比如弄折了腿，就给它安一条木腿。

扯回话题，对一个无须集中精神的人来说，在南特的日子就会美不胜收。

这地方景色优美，工作非常自由，这种环境既恬静，又十分温馨，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和谐，在生活中几乎从来遇不到。

这种温馨恬静，同我现在的思想，同我忙于写作的阴沉的过去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那时我撰写九三年的历史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英勇而惨烈的历史包围住我，占据我的心，怎么说呢？

就是在消耗我。

我在自己的周围所拥有的所有幸福的因素，全为了工作而牺牲掉，推迟到我很可能利用不上的时候，每天都感到遗憾，不断地黯然回首。

情感和大自然每天都要同人世的忧思搏斗。

这种搏斗本身，将永远是系我心怀的回忆。

在我的思想上，这地点始终是神圣的，再也不会以别种形态存在了。

房舍拆毁，原址另外再建起一所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稍微多讲几句。

然而，我的雪松却幸存下来，这是极为罕见的事，因为在这个时期，建筑设计师仇视树木。

不过，我的写作临近结束的时候，一些阴影从这野蛮之夜中变得明晰了。

我忧伤的心减少了几分苦涩，确信从此留下了这座纪念碑，一座残酷的但富有经验的纪念碑。

我重又开始听见孤寂的声音，而且我认为比起在别的年龄时听得更清楚，只是耳朵已不习惯了，要慢慢地恢复，如同死过去一段时间又复活的人那样。

我年轻那时候，还没有被这无情的历史捉住之前，就曾感到了大自然，但显示出的是一种盲目的热情，一颗心炽热有余，温情不足。

前不久搬到巴黎郊区，我重又萌生了这种感觉。

我不无兴趣地看到，在干旱的土壤里，我的病恹恹的花对每天傍晚主人的浇水十分敏感，在快意中显然感激涕零。

在南特更强上百倍，四周的自然多么旺盛、多么丰美，目睹青草每小时都长高，周围的动物繁衍，我也应该发新芽，在这种新的感觉中再生！

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召回我的思想，打破忧戚的魔力的话，那就是阅读一本书：晚上，我们有时读读图斯奈勒的《法兰西的鸟类》；思想从国家过渡到大自然，这真是又惬意又美妙。

只要还有一个法兰西，她的云雀和红喉鸟、她的灰雀和燕子的书籍就会百读不厌，一版再版。

如果没有了法兰西，我们在这些精辟的书页里，还能重新找到我们最好的东西：这片土地的真正香味、高卢的意识、法兰西精神，乃至我们祖国的灵魂。

补充一件不属于青春的极美的事。

作者出生在默兹，那是出猎人的地方，他本人在年少时也是个狂热的猎手，但似乎被他自己的书给改变了。

他显然在游移不定，一边是他青年时猎杀的最初习惯，另一边是他的新感情，是对他发现的这些动人的生命、对这些灵魂和他承认的这些人的温情。

我敢说从此以后，他再打猎就不可能不内疚。

作为这个爱和纯真的世界之父和第二个创造者，他会在他们和他之间找到一道同情的栅栏。

什么栅栏呢？

他的作品本身，他让他们活跃起来的书。

我刚动笔写这本书，就不得不离开南特。

我也生病了。

气候潮湿，长期工作过度劳累，当然，尤其是我思想的搏斗，仿佛侵害了我身上从来控制不了的这根活力的神经。

燕子为我们画出了路线，我们沿着路线去了南方，将我们流动的巢安放在亚平宁半岛的一条沟壑里，距热那亚有两法里。

处境好极了，四面遮护而免遭侵扰，在这气候多变的海岸，能保持气温稳定，这真是惊人的天幸。

冬天这里根本不生炉火，有阳光，一月份也还很温暖，这鼓励了蜥蜴和病人出来，它们以为是春天呢。

然而，我还有必要指出吗？

这一片片橘树林、柠檬树林，望去非常和谐，叶冠常年不变，蔚蓝的天空常年不变，景色难免就单调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了。
这里极少有活跃的气氛。
小鸟很少，几乎见不到，也没有海鸟的影子。
鱼同样罕见，没有搅动清澈透明的海水。
我一眼能望到海底深处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唯有孤寂，唯有这个大理石海湾水底的黑白两色石头。
周围一片寂静，大海熠熠闪光，但是孤零零的，非常单调，只有远处偶尔驶过几只航船。
禁止我工作，三十年来，头一回同我的笔分手，走出一直同纸墨为伴的生活。
这种停歇，我原以为很贫乏，其实对我来说极富成果。
我注意看，仔细观察。
一些陌生的声音在我身上醒来了。
我们离热那亚和在那里的好友相当远，唯一的社交圈子，就是一小群蜥蜴。
它们在岩石上窜动，在阳光下嬉戏或睡觉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米什莱在写作中，不断寻找自我，考验自我，同时也总在吸引对话者，引导读者的自我脱离自身，在自由中获得新生，获得自我解放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米什莱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。

——【法】J. 塞巴舍尔 米什莱的历史著作是名副其实的法兰西抒情史诗。

——【法】泰纳 米什莱赋予大海一种朦胧的动物性、一种有意识的母性。

他讲述这些事物，有他独特的语言，每句话都打开一个深渊。

——【法】皮埃尔·洛蒂

<<大自然的灵魂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